

命运

姚宏宇

● 姚宏宇

桂芝和贵仁到底犯事了。其实这也不算不了什么大事，可要是命运不济，大事真的可能会在后头。在后头？可谁会信命运呢？不信行吗？明明头天还好好的，偏偏第二天就出事了。

这个头天很遥远，那是公元一九四七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个日子，在吉林黑石镇那一带，或许比这大得多的地方，都是不知是佛定、民定还是“法定”的赶庙会的日子。大约从前清、民国、伪满洲国到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老百姓赶庙会的日子。

这个日子，凡是有庙的地方都是很热闹的，人们也都是很喜兴，很忙乎的。这不，一大清早，王桂芝就从上屋忙忙颤颤地奔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点稳当样儿也没有，走起道来像小跑？不是，像扭秧歌？也不是，反正她那丰满发圆的屁股向左右一扭一扭的，头上的那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也向东向西一甩一甩的，两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转动着，从眉眼到嘴边还都挂着笑，莫不是赶庙会的好日子，带来了好心情？其实也不全是这样，就是平时她也是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尤其是她要走去的地方更会让她高兴。这一高兴，还真是带点小跑奔她家院里的西厢房南屋去了，到那把屋门咣啷一开，就喊起来了：“哎，快起来！麻溜吃饭！套车！”这时的桂芝嘴上没带笑，眼睛里却有一点笑意地盯着她对面的那个“哎”。

“干啥呀！”这个“哎”答话了。这“哎”叫张贵仁，是桂芝家雇的长工，可这答话却有点不大符合长工身份。

桂芝的嘴角刚露出一丝微笑，却马上又换成严厉的主人样子说：“干啥？让你套你就套，咋这么啰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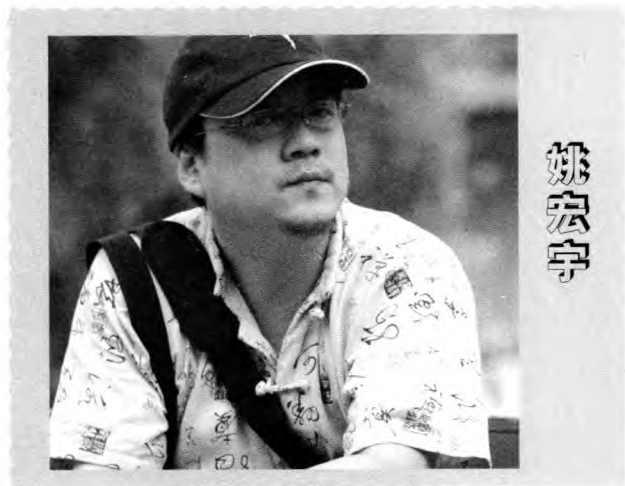
“那……干啥去？老东家他……”

“哎呀，告诉你吧，好事！你拉我和小宝，咱们去镇里赶庙会。”

“那……老东家他答应了？”这会儿，贵仁脸上也堆起了笑，不过他那圆乎乎的脸上那对圆溜溜的眼里还是挂着几分疑惑。

“快起来！走！吃饭！”桂芝边说边拉坐在炕沿上贵仁的衣服袖子。你别说，还真是一物降一物，贵仁那膀大腰圆的大小伙子呀，还真让她像牵大牲口一样牵北屋去了。

这三间西厢房，南屋是长工贵仁和农忙雇的短工住的地方，如今大田



姚宏宇

姚宏宇，字休奇，号淡水居士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系/
九三学社社员
职业书法家 书法评论家 前卫
艺术家
中国国家现代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
中国书画论坛特邀“砚边微言”
学术主持嘉宾
北京良智文化传播机构 首席运
营官
北京现代管理大学书画研究院特
邀研究员/特聘教授
黑龙江省艺术设计协会常务理事
/企业形象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在诗书画领域皆有很高造诣，作
品经常发表于各类学术、艺术刊物并
出版多种作品集，现专职从事艺术创
作。

种完了，还没开铲，也只有贵仁一个人住。中间屋是灶房，也是桂芝家雇的两个长工之一的王妈一日三餐劳作的地方，不过她还担着家里推碾子、拉磨、洗洗涮涮等杂活。北屋王妈住着，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是雇工们吃饭的地方。

贵仁刚在桌边坐下，王妈就把饭菜拿上来了。这时桂芝瞅瞅桌上的饭菜，就又忙三颠四地跑到灶房四处寻摸，她从一个盆里抓出两个煮鸡蛋，王妈就跟出来喊：“哎呀，我的大小姐呀！那是给老东家他们煮的。”

“我不吃！”桂芝边说着边到北屋把鸡蛋往条桌上咔嚓一磕，说声“吃吧”！话音还没落稳，桂芝就又晃动着两根辫子跑到上房去了。

这上房是朝南的五间正房，西边两间桂芝爹妈住，当中一间是全家吃饭的地方，东边两间是桂芝和桂芝侄儿小宝住着。

桂芝回到上屋就忙喊小宝：“小宝啊，你快洗脸呀，好吃饭哪！知道今儿是啥日子不？”

小宝才五岁，他哪儿知道是什么日子，就只知道摇头。

“今儿是赶庙会的日子，知道不？姑领你去赶庙会，哎呀，那可热闹，可好玩儿了，卖啥的都有，知道不？”

小宝先是摇摇头，一会儿又点点头，望着

他姑那喜兴样，两个小眼睛眨巴眨巴，露出了藏不住的笑，可他能想到今儿个会看到什么大热闹吗？

刚吃过早饭，贵仁就把马车套好了。今天不拉重东西，只拉人，所以贵仁只套了一匹驾辕的马。这马个头高，膘儿肥，仰起他那长着大耳朵的头，还一个劲地晃，好像也要抖出这庄户大院的威风。可这车呢，却是王家屯这一带仅有的一辆胶皮轱辘车，其他那些车，还全都是木头褂铁的花轱辘车。这王家屯在这附近也算得上大屯子，足有百十多户人家，可大多半是王姓，要论抖威风，谁也抖不过这家的老东家王满堂，他才是这里的王中之王。虽然够不上长工满院、土地满山的大地主，可在这里却也是拔了头号，有地产、房产，更有“人产”。大儿子从伪满到现在都在县城里当差，二儿子国高毕业后在伪满新京干大事儿，如今在国民党的“60军”里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你说这王满堂在屯子里能不说一不二吗？虽然快奔六十岁了，身子骨还满结实，要不是结发老伴挡着，说不定早把二老婆娶回家了。那底气更足，在屯东头一跺脚，屯西头也得发颤。难怪这马能抖威风。而长工贵仁呢，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挺憨厚，可也会抖动威风，套完车后，一手举起鞭子，“叭！叭！叭！”就是三声脆响，扭头向上屋扫一眼后，又甩出了三声脆响，而且比头一次更响。你说这是抖威风

呢，还是像如今的汽车司机按喇叭叫人呢，不大清楚。

别人不清楚，有人清楚。桂芝听到鞭声就一手拉着小宝从上屋出来了，这回不急忙地走了，竟然放慢了脚步，还挺起了胸脯子，胸前就变得满满的、鼓鼓的。今儿天热穿的衣服薄，就看到胸脯前有两个什么东西还在轻轻地晃荡着。走到车跟前刚一撒开小宝的手，小宝就被贵仁抱上车了。桂芝走到车后刚想扶车边往上爬，贵仁扭头麻溜地向上屋老东家窗户瞅一眼，就猫腰伸出双手抱桂芝双腿想往上推，还没等推上去，一瞬间，桂芝又使劲坐回来了，那两个滚圆的屁股蛋子顶住了贵仁的双腿，同时还不时的“咯咯”地笑了起来。弄得贵仁推也不能，撒手也不是，心里还有点慌慌的吃不住劲，这桂芝再使劲往后靠，往下坠，贵仁的双手就滑到了桂芝的胸前，刚好触碰到两个鼓鼓的东西，这下子贵仁可就像触了电一样，全身麻酥酥的，真不知是啥滋味了。也不知是扔不得，还是吸住了，反正好一会儿工夫动不了啦，桂芝还是一个劲儿咯咯笑，笑声变得有点颤颤的调儿。

这一幕刚好让老东家王满堂从窗户看见了，于是就喊：“哎，桂芝她娘，你瞅瞅，你瞅瞅！”

“瞅啥呀，大惊小怪的。”桂芝娘只答话，也没瞅。

“哎呀，你惯着吧，惯吧！早晚得惯出事儿来。你看他们疯的、喜的，哪个个主人的样子。”王满堂转过脸来凝着两道深深的眉毛，却不知再说什么好，只一个劲儿地说：“真是的……”

“咋地，他俩从小就在一块儿玩，不是一起上了四年学吗？”桂芝娘抬起了挂满皱纹的脸，望一下王满堂又说：“贵仁那孩子老实着呢，长成这么大小伙子也还是那么憨厚、仁义，能有什么事儿？她俩同学，还分什么主人不主人的。”

是的，贵仁和桂芝从小就住在前后院，又一起上学、长大，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贵仁从小爹娘走得早，他是在姨家长大的，伪满了四年书后就在家干农活，这几年练成了农家的好把式，扶犁、点种、铲趟、收割、扬场、赶车，样样都会。只因姨父卖了房地迁往北方黑龙江，贵仁才非要留下来扛活自己过日子。他真的不想跟姨家走，他舍不得这生长的地方，还舍不得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像老东家今天看到的那样，这里有

什么吸引力呢？其实老东家没看到的事儿还多着呢，他俩小时候搂抱着比这亲热多了。到这里扛活后，桂芝多少次偷着让小宝给贵仁送吃的、用的，他老东家知道吗？老东家今天看到的这事儿，其实也算自然而然的事儿。

别管老东家怎么念叨“真是的”，人家还真是没事似的赶着马车走了，走出了屯，走过了乡间小道，走过了荒野河套，奔上了去镇里的大官道。王家屯离镇才十来里地，说走也快，不觉走到了紧挨着镇西边的“上街”、“腰街”，其实这是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两个相邻的街村。紧连着镇的在中间叫“腰街”，接着的叫“上街”。马车走到这儿，行人、车辆渐渐多了起来，等进了镇西门，人就屡屡行行不断溜了，走过十字街向北一看，哎哟，道上，道两旁，那人可真是海了，比平时赶集热闹多了。你看那街上卖吃的，卖用的，拉胡的，唱蹦的，抽贴的，算命的，练拳的，耍猴的，描龙的，画风的……再听那人欢声，马叫声，锣鼓声，喇叭声，声声不断。待马车好不容易慢慢走到一排小吃摊前时，桂芝在车上喊：“哎，哎！停下！”她跳下车到一个食摊前买了四个热乎乎的芝麻烧饼，一转身又到另一食摊买了一大串用竹棍串着的油炸糕，还买了芝麻糖，拿回来把烧饼往小宝、贵仁手里一塞，下命令似的说：“吃吧！”等吃差不多了，又把油炸糕一一送过去，吃得差不多上车没走多远又喊：“哎，停！”往前瞅瞅又对贵仁说：“哎呀，车不好走了，你把车找个地方停下把马拴好，回来到这找我们啊，看见没有？捏面人那儿。”

到了卖捏面人那儿，用手指指绳上挂着的面人问小宝：“小宝，你说要哪个？”

“要孙悟空。”小宝回答说。

“哎呀，猴头猴脑的不好，那个多好，鸳鸯鸟，还一对呢。”

“孙悟空好！”小宝坚持着。

“行，行！”桂芝说着买了孙悟空，又买了一对鸳鸯鸟。

等贵仁回来，桂芝拿着鸳鸯鸟对着贵仁眼前一晃，说：“怎么样？好看吧？”好像是给贵仁买的，可这贵仁也不接，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笑。

这桂芝是边走边买，见啥买啥，买了红头绳，买了花手绢，买了绣花线，买了花裤带，买了老花镜，还买了一个旱烟袋……最后还买一个玩具，那是一个一根棍上拴了用石膏制的人，用手一转，人就跟着转，同时还发出咯咯

的响声。

这贵仁和小宝紧跟着桂芝，好像是一大一小两个保镖。一个是走走停停不断地傻看，一个是蹦蹦跳跳不住地猛吃。

待走到人们围着看“西洋镜”的地方，桂芝也给了钱，上前贴着镜框往里看。这“西洋镜”，其实就是搭起的一个架子，上边放着像木箱子样的东西，有一排镶玻璃镜的小窗口，人们往里能看到放大的，活动的人物、动物、景物。

桂芝看了一小会儿，就说不好看，就让贵仁看，贵仁晃头不看。桂芝把小宝安放好说：“看吧，慢慢看。”边说边从兜里拿出一条新花手绢走到贵仁跟前，拿着手绢便往贵仁脸上擦，还边擦边说：“瞅瞅，这么多汗呐。”擦完又把手绢塞到贵仁手里，又拿出一件白色的，好像汗衫一类的东西，急忙塞到贵仁衣兜里。这一切动作里，没有话语，有的只是盯着贵仁美滋滋地笑。这贵仁呢，也没有动作，圆脸上还是那个憨憨的笑。

等小宝看完过来，桂芝就问：“好看吧？好玩儿吧？”

小宝说：“不好看！还摔跤，打仗。”

“不好看，上庙里看吧，那儿好。”桂芝说完，他们就奔庙去了。

这庙就在镇的北门里，庙的周围是好多棵大榆树，那树叶呀，榆树钱啊，已经是绿绿的，密密麻麻的在树枝上随风摇晃着。一进庙门就看到初夏的阳光照在正殿大庙起脊黑瓦顶上，竟有些白乎乎、灰蒙蒙、亮光光的一片。殿门前还摆着香案。进庙必烧香才能显得心诚，桂芝就扔下香火钱，捧着香进到殿内抬头一看，那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菩萨还朝她微笑，于是便拉贵仁和小宝跪下上香，然后把双手抬起并拢，又闭上眼睛祈祷。然后他们就退出前殿来到后殿。这后殿供奉的是关公老爷，关老爷左右站着周仓、关平，很是威武。

这个镇地方小，不像大地方有这个庙，那个庙的，专门供奉一路神佛。这里也不知是何时何人规定的供奉这些神人，反正是仙神和人神们倒是和睦相处，可这个镇的人间这几年却有些兵荒马乱，日本鬼子倒了台，先是共产党的民主联军来了，不多时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两下你来我去，我来你又去，来回拉锯。眼下国民党军已在各城门和河南山上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炮台，也不知能撑多久？

桂芝他们出了庙，找到马车，准备往回走，这时日头已经有些偏西。等坐上车，桂芝

好像从神境又回到人间，这话语也就跟着来了。她坐在车上拿起买的转人玩具，转了几圈就伸到贵仁眼前说：“看到没有，这人就像你，在我手里攥着，想跑也跑不了。”放下转人又说：“哎，你在菩萨面前祈祷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祈祷。”贵仁一边甩着鞭子，还一边回过头瞅。

“你骗人吧，我可真是祈祷了。”

“那……那你祈祷什么啦？”

“不告诉你，好事！”桂芝说完还咯咯地一个劲儿笑。

就这样俩人嘴上虽然不说正经事儿的闲唠着，可心里八成早都琢磨起“正经事”了。

马车慢慢地向前走着、走着，走到那小河边，山坡下，桂芝好像突然才看到这片好景致，于是让贵仁停车下地，这时那小河边一片片的柳树棵子，竖起了一排排红红绿绿的枝条，枝条上挂满了黄黄白白的柳树毛。再向山坡望去。远处是一片片榛柴棵子、柞树趟子；近处是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五颜六色，随风飘摇。最显眼的是那一片又一片的婆婆丁花，伸展着一片片金黄黄的花，白绒绒的伞。人能触景生情，桂芝这会儿瞅瞅这儿，望望那儿，伸出两只胳膊晃晃晃，又把腰轻轻地扭几扭，这几晃几扭，把满腹好心情都扭晃到了满身上下。

“哎呀！真美！真好！在这歇会儿吧。”桂芝向贵仁发了话：“你上前边去采点花吧，我一会儿就去。”

贵仁领命向附近的花草地走去，桂芝到柳树趟子折一把柳树枝，开始动手扭柳皮，拿出在庙会新买的小刀，做成好几个柳哨。用嘴一吹，吱哇乱叫，虽然没有什么调，可也怪好听的。小宝拿起一个也用嘴吹，还真吹响了，桂芝就向小宝说：“好了，这些都给你，你就在这玩吧，可不许往别处走哇。”说完拿起一个柳哨就奔贵仁那儿去了。

贵仁已经采了一把各式各样的花，桂芝走到跟前伸着鼻子闻来闻去：“真香啊，得！哎，你给我戴两朵呗。”

“戴哪呀？”贵仁抽两朵花，打量着桂芝。

“傻，真傻！戴这儿，再戴这儿。”桂芝抓住贵仁的手就往头发和胸脯上一摸。

贵仁的手立时抖抖的。戴完花，身子也有些发抖。于是俩人就对着、瞅着、笑着。

这时桂芝拿出柳哨往贵仁嘴里插着说：“哎，你吹个哨给我听听吧。”

贵仁伸手把着柳哨，鼓着嘴巴吹呀，使劲吹，干吹就是不响，桂芝瞅着也怪好笑的。

“笨，真笨！看我的。”桂芝扒开贵仁的手也没伸手拿出柳哨，伸过嘴就叼住了哨子，于是两对滚烫的嘴唇就粘到一起了，两双胳膊也跟着搂到一起了，又晃来晃去，晃倒在地上滚到一起了。先是桂芝在上边，接着是两个脸对着脸，桂芝嗲声嗲气地说：“贵仁哥，这辈子……我……就跟你了。”这时的桂芝真是大大的变了样，以往的“哎”没了，高声大气的语音也没了。

听了这话，贵仁也好像变了样，不知怎么的胆子也大了，也不那么老实了，就像发疯似的抱住桂芝，一翻身，就趴到了桂芝身上，两支手伸到桂芝胸前衣服里……

正在这时，小宝已经跑到近前。他是看到俩人翻滚时跑过来的，看到“西洋镜”里的摔跤、打仗，他没有害怕，这回看到两个真人摔跤、打仗，他有点害怕了，还边跑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到近前还用小手拍拉着贵仁。

贵仁这时抽出双手，立马坐了起来，又挪到一边坐着喘粗气。

桂芝斜眼一看小宝，笑了，还下意识的顺手摸了一下裤腰带，没解开。跟着也坐起来，像刚睡醒的样子，伸出手拉过小宝说：“没打仗，闹着玩儿呢，知道不？”说着把小宝拉倒，轻轻趴到小宝身上笑着又说：“这不是玩儿嘛。”

你说玩儿，小宝可不跟你玩儿，伸出两个小拳头像捣蒜似的向他姑的胸前就打起来。

“哎呀！小屁孩，真打呀！”桂芝说着捏住小宝的两个手脖子。

这一捏不要紧，小宝立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哇哇”地哭个没完好事到这算完了，真完了。这一哭啊，啥好事儿还不都给搅黄了。

桂芝坐起来从兜里拿出一块糖向小宝脑门上点了一下，立马又塞到小宝嘴里：“别哭啦！咱回家！”

也不是糖管用，还是“回家”管用，小宝真就不哭了。于是拉扯着，坐上马车，回家了。

回到家，吃完晚饭，桂芝又开始忙了。给她爹、娘送去了老花镜和旱烟袋，手里还捏着两缕花线说给王妈送去。可是她却轻轻推开贵仁那屋的门，贵仁好像躺在炕上睡觉呢，瞅了半天没动静，就关上门轻轻退出来，转身才往

王妈那屋去送线。

这工夫，老东家王满堂走到孙子小宝那屋，看到小宝正在摆弄“转人”、“面人”等玩具，就到跟前说：“宝啊，今儿上庙玩好不好？”

“好！爷爷你看这些……”小宝就向爷爷“献宝”。

“那你大姑跟贵仁叔他们呢……”老东家说到这，也不知该说他们咋地。

“不好！”小宝答得倒挺痛快。

“咋不好？”老东家有些犯疑。

“他俩还摔跤、打仗。”

“啊！怎么摔打的？”

“贵仁叔还趴着骑在大姑身上打的。”

“那你大姑哭了没有？”

“没有，大姑还笑呢。”

“啊！啊！”老东家拧着眉头，看桂芝也回来了，就“啊”两声走了。

晚上睡觉时，老东家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同时睡不着的还有贵仁和桂芝。

老东家想：对，对！肯定是有事儿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贵仁想：怎么办呢？这事儿桂芝愿意，老东家他们能愿意吗？不行，这事儿不行！

桂芝想：对，这辈子跟贵仁哥算跟定了，谁说不行也得行！于是就想到以往和现在的好事儿。想到小时候，她俩上小学那会儿，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们一起到北场院那抓萤火虫玩，抓着抓着贵仁不知上哪去了。她左寻右找，看到场院散堆着的麦草堆里有个萤火虫在晃，于是她慢慢地走过去，伸手就去抓，竟被贵仁的双手把她抓住了。原来那萤火虫是在贵仁手里的小玻璃瓶里呢。“哎呀，吓死了！”“不吓，不吓”，说着小贵仁把她搂在怀里了。想到这儿，桂芝心里就偷偷地乐，想到那时真怪好的。当又想到今天搂一块儿时，就慢慢地品味，那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今天就不一样了，感到了特别的，没法说的好受，真挺舒服的。想到这，桂芝的心里呀，身上啊，都好像在发烧，翻过来，掉过去的，怎么也是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越想越睡不着。

这三个睡不着想心事的人，谁啥时睡的，谁也不知道。早上醒来，都睁眼看看外面的天气，天灰蒙蒙的，还下着小雨，怎么跟在梦里一样。

早饭后桂芝悄悄向西厢房走去了。老东家趴窗瞅她走进西屋就急忙走出了大门，时间不

怎么长，领回来几个壮实的青年人，这些都是他本家的侄子，他领人直接走进西厢房，轻轻推开贵仁的那屋门，正好桂芝和贵仁在那脸对脸，手拉手在说什么。于是老东家使劲一跺脚喊：“干什么呢？不要脸的东西！”

贵仁抽出手呆站在那里。桂芝转过身，挺起了头，扬起了脸，也大声地说：“咋地！咋不要脸啦？”

“哼！你们想干啥当我不知道啊！”

“你说想干啥？”桂芝也大声地喊着，又向前迈了几步说：“我还想嫁给他呢！”

“反啦，真反啦！”老东家简直是火冒三丈，冲过去举手朝桂芝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扭头朝门外喊：“都进来，把她给我拖出去！”

这时贵仁急忙说：“老东家，不怪她！我……怪我！”

“好，把他们都拖走！”

于是来的人把他们拉扯到院里，又拉到了东厢房的南屋里。这南屋本是王氏家族供奉着家族先人们牌位的地方。进了屋老东家就向桂芝下令：“跪下！”族人们就扯住两个人的膀子往下按。这时贵仁就上前推开拉桂芝的人，还边拉边喊：“都松手，有能耐冲我来！”看样子贵仁是火了，这老实人一旦发火，那气势更凶，立时拉开了打仗的架势。

“你……”老东家气得直咬牙：“你算什么东西！臭扛活的……还想娶我家闺女，做梦吧！你给我滚犊子！”

这时上来几个人拉按贵仁，贵仁俩膀子一甩，立时就推倒一个，又跨出一步伸手向“祖宗牌”一划拉，转手又推倒一个人，大步跨出门外。等有点惊呆的人们缓过腔儿向西屋追时，贵仁已从西屋夹着包袱冲出大门走了。走了好，这也许就是老东家所要的结果，可是大门里留下了桂芝那“贵仁哥”一声尖叫。

二

这几天，王家大院里失去了以往的平静，也失去了日出劳作日落歇息的秩序。但并不是多添了什么争争吵吵，走了一个张贵仁，倒使院子里变得有些空荡荡，静悄悄。

这不平静，是几个人心里的不平静。

首先是桂芝，经过两天的几乎绝食和低声抽泣后，眼窝塌下来了，以往那丰满的脸蛋儿也明显瘦了。这些天吃饭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整天里就是躺在炕上望着房笆想着多年结

下的美好愿望和深情，让她一时，甚至长久地放不下。她连连几天，声声长叹，放不下，还是放不下！

其次是桂芝娘，贵仁走了她并不害怕，可是桂芝天天躺着不动，几次走到闺女炕边细声劝说，却听不到闺女答话，这让她心里着实害怕。闺女呀，那贵仁没爹没娘是个扛活的，他算个啥？傻呀！真犯傻！凭咱们有钱有势啥好女婿找不到呢？

其实最不平静的还是老东家王满堂，心里不平静，身子骨也跟着不平静，天天愁眉苦脸地在屋地里瞎转悠。走了个张贵仁，无疑也是走了个好帮手，眼看地里该忙铲了，也该雇些短工了。这地里缺了个干活麻溜，勤快的打头的，少了个实心实意帮他张罗的人，确实有些舍手。他那没把地都租出去，留下些自己种划算的算盘，走了个张贵仁还真有点扒拉不动了。可又一转念，闺女的终身大事毕竟比什么事儿都重要。他狠狠地咬了咬牙，对！不能再瞎转悠了，必须得立马办这两件事儿：一是去找来本家人，身体壮、精明能干的，也算近枝的兄弟帮着张罗种地的事儿，地怎么也得种下去，这地可是庄家院，也包括他这个地主的大事。二是立马就找媒人，赶紧张罗着把闺女嫁出去。眼下这个样子，不快办这事真不行，夜长梦多，闺女再有个三长两短，他真是没法招架了，还不得把老命搭上。办这事就得越快越好。他心里想：只有把闺女嫁出去那一天，才是他心静享福的那一天。

主意一定，找个天晴气爽的好日子，王满堂老两口就平平静静地来到了闺女跟前。

先是桂芝娘关切地摸摸闺女的脸，然后咳了一声说：“桂芝呀，你老这样哪成啊，你想开点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要不娘帮你寻个好人家吧，保你会过上好日子。”

桂芝爹接着说：“是啊，天底下的好男人多着呢，你说你是在城里找，还是村里找，是找城里当差的，做买卖的，还是村里家有房有地的。”

就这个话题俩老人又说了很多，待问到闺女到底是咋想时，桂芝不答话还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晃头。

王满堂见闺女还是这般不进盐酱，就长吁短叹地说：“悔不该当初没送你上城里学堂，你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女孩子家的，爹娘能放心让你一个人上外边去吗？爹娘做的那事儿还不是为你好。”说完瞅瞅桂芝还是没啥反应，便扯着老伴走了。

那年头儿，虽然婚姻还是父母包办，可是比早些年还是有了些开化。这边闺女不欠缝，多少还是影响点王满堂找媒人办婚事的行动。紧急状态中决定先搬兵，于是托人捎信让县城里的大儿子赶快回来调停。

大儿子闻信赶紧回来了，先是劝说，一看也不行，实在没招了，说领他妹妹到城里住些日子。一来换个环境散散心，缓缓心境；二来城里有适合的就在那帮着找个女婿。对二位老人一说，老人还真求之不得。对妹妹只说，让她到城里住几天，妹妹竟是不愿意去。

经过好说歹说桂芝才算应下了。答应了就得快走，也顾不得择什么黄道吉日了。那时去县城，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到镇里雇好马车慌忙就带着妹妹和小宝回县城里了。

到了县城，也就是刚过了后半晌，因为中途打过尖，离吃晚饭还早。桂芝大哥就到班上去了。这时桂芝也说出去走走，大嫂说跟她一起去，她说没事儿，丢不了。其实这里她早已来过两次了。

桂芝走上这县城大道一瞅，真比屯里、镇上繁华多了。那一排排的青砖瓦房，那一座座扯旗挂牌的店铺，前边不远又到了摆摊的，叫卖的小集市。看那背包的，提篮的人们，就不自觉地想起了张贵仁，他能上哪去呢？能到这里来吗？想着想着，她就有意识地向四下里寻找。说来也真巧，前边正有个背着包袱的小子有点像他。桂芝就加快脚步往前赶，走近了一瞅，不像；再紧走过去，回过头一看，不是！那要是才怪呢，那个年代，哪像现在这样，农村人高兴了，不高兴了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城里去打工。这时的桂芝，有那么点心灰意冷，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顺着原道回她大哥家了。

第二天下午，桂芝大哥请了假，回家说要领妹妹上街里逛逛，顺便再买些衣料给她做衣服。进了店铺大嫂手扯着小宝就满柜台去看、去找，挑布时桂芝也跟着搭上话，说着这个花样好，那个颜色新的，她说啥好就买，一买买了三四件衣料。又走到一家金银首饰店，大嫂非要给桂芝买副银镯子。桂芝不要，大嫂心诚，不要也买，买了还硬是给桂芝戴在手脖上了。这一逛街，桂芝不但嘴上有了话语，脸上也有了笑模样，那两个大眼睛闪闪的，还是那么好看。

这时大哥也心里高兴，就说咱上戏园子去看戏吧，看完了上饭馆子去吃饭。说着雇辆马车四个人坐上车就往南门里大戏园子去了。

到了那里，大哥一看墙上贴的海报戏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心里想：不成，怎能看这戏呢。忙说今儿戏不好，咱先去吃饭吧，改天再来看，吃完饭回家咱听“戏匣子”，啥好戏，好歌都有。说完就叫车夫拉他们去了“美味香”饭庄。

这一顿饭间，桂芝的心情一直挺好，饭菜吃得不少，话语说得也不少，还跟小宝开了个玩笑：“小屁孩，还打姑不？”说完还真咯咯地笑起来了。

回到家，大哥就忙着摆上了“戏匣子”，这其实就是放上唱片能唱的“留声机”。唱片轻微吱吱转了几下，就听到了颤声颤调的歌声：“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漂泊到长江……”待唱到“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时，大哥冷不丁觉得不对劲：坏了，坏了！怎么能唱这歌呢，忙三颠四地换了唱片，这回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等唱完了，大哥就瞅着桂芝说：“桂芝呀，你说你总这样，咱爹娘可怎么过呀，特别是咱娘，体格又不太好，弄不好还不得来场大病啊。”说到这，他看着桂芝在低头思索着，还微微点一下头。这时大哥就接着又说：“你看那杨四郎都当了驸马，还不忘他娘呢，你也得为咱娘想想。”桂芝又轻轻地地点头。

待了几天的，桂芝的心情真是一天天好起来了。大嫂在家里为她用“洋针”——也就是缝纫机做衣服，她也帮着忙乎，还自己用废布做了两副鞋垫，这是大嫂歇着时她自己学着做的。可就是这两副鞋垫比她自己的脚大得多。一天天忙着，又和大嫂说笑着，自己也觉着轻松多了。小宝在地下转着“转人”玩儿，她夺过来也转了两下。这时她又想到了张贵仁，也不知是怨的还是恨的，就飞快地转起，边转嘴里还边说：“让你走，让你走！”说完还对小宝一笑。

大哥感觉到桂芝比刚来时强多了，他在家还时不时地听到了桂芝的笑声，于是他的计划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东找来，西找去，找来找去，他要找的人还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想来比去，还就是在他手下干事儿的小高这小伙子行。人品他知道，家境他清楚。他家在县城里开的是不小的商号。通过几天闲来探试，正经谈唠，还真是弄得八九不离十了。接着就把小高请到家吃饭，这是捎带着让小高和桂芝互相相看相看。桂芝不知这里的底细，还是按着自己的秉性行事，一点也不扭扭捏捏的，竟在吃饭间有说有笑，说到高兴时，还手舞足蹈

的。弄得小高咧嘴直笑，大哥更是偷偷在心里笑。

饭后送走了小高，大哥就问桂芝：“你看小高这小子怎么样？”

“挺好的。”桂芝马上答道。

“那……你看好，哥可帮你说成了。”

“啥？”桂芝明白了，忙说：“不行！”

“咋不行？人家人品、长相、家境，哥看都行。”

“不行，不行！”桂芝有些急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不行的话，哥再帮你找好的，行不？”

“不行，我不找，我一辈子也不嫁！”

桂芝又盯着哥说：“你再提这事儿，我明天就走！”

第二天，大哥上班去了，桂芝把大嫂给做的衣服和自己做的鞋垫包好后，就对大嫂说：

“我今儿就回家去了。”

大嫂说：“你先别走，等你大哥回来再说行不？”

不等，真不等了，桂芝拿起包袱就往外走，大嫂在后边喊着、撵着，也撵不上，忙回屋安顿好小宝后，又向城边马车店撵去了。等到了那，桂芝已经上马车走了。

桂芝回到家里，爹娘看了看桂芝的脸色，竟然又是有红似白的，心里就有些落体儿。再一转念：怎么才十几天就回来了呢？心里立时又七上八下的了。这心悬了两天后，大儿子就捎信回来了。王满堂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捏起了拳头，心里也就一点点地定下了接下来该干啥。

王满堂找桂芝娘拿出了钱，找本家兄弟媳妇带上钱去请媒婆说亲。这回算是由不得闺女愿不愿意了，赶快想办法把闺女嫁出去！这就是眼下最要紧的大事儿，也是往后家里能不能安稳的好事儿。至于能不能事与愿违？这会儿，他真的顾不了这些了。可也不是啥也不顾，还是找了些人帮着对闺女劝说，这是仁至义尽；找了几个人去探访张贵仁的下落，这是以防万一。

过了十来天，这媒人就有准信了。说的是镇河南边复兴镇的丁氏大户人家。那媒人夸说：那人家，家里土地百十晌，房屋几十间，骡马成群，佣人满院。尚未娶亲的二少爷，长得不論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那也是一表人才，十分周正。才学不说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也是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光说不算，这王满堂还坐了马车前去访看。

看后的王满堂心满意足，但不知闺女是否愿意？于是四处找人，如此这般。

这下子桂芝可就着实不得消停了。天天有本家的大姐二姐，三嫂四嫂上门东拉西扯，好言相劝；日日有本家的五姑六姑，七婶八婶到家讲今比古，好语奉陪。几夜里爹娘还坐到跟前软话相劝，硬话相逼。王满堂见闺女不搭理，心里真是着急，急得没办法了就狠狠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找人打探贵仁那小子的下落了，有人说看到他已经疯疯癫癫的了，到南大山外去了，到那没人烟的地方，不死还有好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这回可是爹娘对得住你，给你找了这么好的人家，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桂芝这些天真是扛不了这些折腾了，该反也反了，该哭也哭了，该闹也闹了，直闹得焦头烂额，忍无可忍。实在没办法了，就整天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心想：天哪！这可怎么办哪？这辈子就是这个命了吗？桂芝呀，难道就这么认了吗？不认也没办法了，该办的事儿接着都来了：先是男方来相亲，爹娘还硬逼着桂芝露了一面。接着就是过大礼，大车小辆地拉来了五谷猪羊，拉来了布料、衣裳。

这时的桂芝，也不喊不叫了，也不哭不闹了。等到临近六月初六这个出嫁的日子，真算应了六六大顺，一切都顺，顺得有些怪。嫁衣做好了，让她试衣她就穿起来，还走来摆去的，别说，穿上新衣服，那身材显得更是那么标致，那脸蛋儿显得更是那么俊俏。脸上还堆起了一丝丝怪模怪样的微笑。待八婶要帮她剪辫子梳短发，让她脱下新衣时，她不肯脱，没办法，八婶就找块布给她围上，剪好、梳好了头发后，她扯下围布站了起来，晃了几下头，又拿过镜子左照右照，照完真的就哈哈笑了起来。这时在屋里的娘啊、姑啊、婶啊、姐呀、妹呀，全都跟着笑起来了。正在笑声不断时，桂芝猛地抓起剪刀照头发中间就剪下去了。八婶手快，伸手忙夺剪刀，娘的嘴快，张口就喊：“哎呀，小祖宗啊！”桂芝一甩袖子，两眼直勾勾地向屋外走去了。

打这以后，桂芝显得更老实了，不哼不哈，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是，是不是实实在在地睡，不知道。娘不放心，夜里几次悄悄走到门外，扒着门偷偷去听屋里的动静，也没听出什么异样，偶有一次只听到手轻轻敲炕席声。

六月初六这个大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王家大院大门外响起了一阵阵迎亲的喇叭声，大

院内外挤满了一堆堆迎亲、送亲和看热闹的人们。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半大小子都东张西望地看人；小丫头、小小子都东蹦西跳地抢糖。

屋里却忙坏了七婶八婶，忙着给新娘子擦胭脂抹粉儿，穿衣梳头，这头发可出了难题，有了早剪掉的往前梳不是，往后梳不行，八婶无奈把头发东一缕，西一顺地把剪缝算盖住了，看了一下后，又顺手给戴上了朵大花。桂芝随便她们怎么摆弄也不吭声、不言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吉时一到，就有人帮着拥着让新郎把桂芝抱出去了，走到大门边时，桂芝望到了站在院里的爹娘，她使劲手蹬脚刨的从新郎怀里站到地上，然后紧走几步，到了爹娘跟前，双腿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近旁看热闹的一个老太太感叹说：“呀，这闺女，这闺女……真舍不得爹娘啊！”

原本没有这道程序，一时人们有些骚乱，这时七婶八婶也顾不得许多了，赶忙把桂芝拖着弄到大门外让新郎扶着上了花轿，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包从桂芝身上掉了下来，八婶就伸手递过去。

这个花轿，原来是一挂马车搭起的彩棚。待把押轿的小小子也扶上去时，喇叭停住了响声，几辆马车就一字排开走了。前边披红的新郎骑上了戴花的高头大马，紧接着是花桥车、迎新车、乐队车、送亲车，吹吹打打一阵之后，前面是马车扬鞭赶路，后面是人们蜂拥追赶。车队欢欢跃跃直奔镇上去了。

到镇里出了南大门，就见一条大河横在眼前。别看这河名叫“挥发河”，可几千年也没把河水挥发掉。今年夏天曾连下过几天大雨，还真把河水弄得满满的，滚滚的。这马车自然走不过这条河，就得凭渡船载过去。这渡船是用两只大船连在一起，中间铺着厚厚的木板，一次只能载两挂马车，等花轿车赶上去了，送亲车也赶上去了，其他几辆就得等下趟再过。这人呢，就不受限了，送亲的，迎亲的，还有闲杂人等，就蜂拥跟着上船了。这船不是机器开的，也不是光凭船家人用竿撑的，是由一个长长的大铁链子拴在一根由两岸高架起的钢丝绳上，再由船家几个人撑竿向前支着。船虽走得平稳，可船下河水却不平稳，哗哗地还掀起了一些波浪。

当船走到河中间时，谁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桂芝竟突然跳下花车，奔到船边，手举着一个布包，噗通一声跳到河里去了。真是说时

迟，那时快，让人意想不到，防不胜防。顿时船上乱成一锅粥，呼喊着重人，立时就有一人跟着跳下去了。追赶着时浮时落的布包，追上时拖起人就向大船游来，游到船边早有几个人搭木杆、伸手把二人拉到船上。八婶在船上尖叫：“贵仁！”这贵仁把桂芝抱起来摇晃几下，又蹲下用手去抠桂芝的嘴，立时哇的一声吐出了一些河水，接着就闭着眼睛呼呼地喘粗气。八叔、八婶抱着桂芝摇晃。人们过来望着，船家也放下船竿瞅着，竟忘了支船。贵仁扭头看到船上有个马戴的马粪袋，急步跑过去抓起一大把马粪，下意识地还往自己嘴里塞些嚼着，又很快抓一些往桂芝嘴里捅。过了一阵儿，桂芝就哇哇地吐出了很多河水，头也能抬起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抱着她的是贵仁，一只手伸上去就抓住了贵仁的脖子。这贵仁原本是探听到桂芝成亲，悄悄躲着熟人跟着人们挤上了渡船，就是想再多看上桂芝几眼，想不到竟救了桂芝一条命。

这时贵仁看看已经缓过劲来的桂芝，又抬眼望望花车边还站着不动的披红戴花的新郎，立时心血上冲，就用出了千钧之力，猛地抱起桂芝，哐的一声又跳到河里去了。哎哟哟，弄的人们又是防不胜防，一片慌乱，呼喊着重人。船家慌忙抛下一根船竿，没人跳下水去也无济于事，忙喊：“开船！快开船！”

初时还能望到河里的人头和布包船竿顺水直追，摆晃、摆晃……可没等船靠岸，早已不见了一切踪影。这时北岸已有人沿河边追赶，船靠了岸，八婶和新郎也沿河边追去。八叔拉过新郎的马也骑上去赶，河边马不好走，拐来拐去走得很慢。八叔往河下游一望，知道已没啥希望了，于是掉转马头，催马加鞭直奔王家屯跑去了。

又过去了很长时间，追赶的人慢慢都陆续续回来了，人们聚集着，又都不知所措。八婶和几个送亲的人只顾哭天抹地，迎亲的人们只得默默地站着。等王满堂和八叔骑马赶来时，那八婶的哭声嗓门更高了。王满堂下了马就捶头跺脚惨声地喊着：“桂芝啊！爹害了你呀！哎呀，命啊！”瞅到站在那里的新郎，上前拍了一下肩膀，又高喊：“都是命啊！”

经过一番喊叫折腾后，王满堂渐渐冷静下来，就地花钱雇了几个镇里来看热闹的人，又命八叔带领着向河下游去寻找桂芝的尸首。安顿好送走了来娶亲的人们，便带着送亲的人回到了王家屯。

王家屯的人们，闻信都惊呆了，惊得桂芝

娘立马昏了过去。很长时间经人们摇晃着慢慢缓过来。隔日八叔回来禀告怎么也找不到尸首，只找到一个布包，包里有桂芝两件花衣和两副鞋垫。桂芝娘几天里茶饭不思，几十天里躺着懒动，真是害了一场大病。快到农历七月十五时，才慢慢爬起来跟王满堂说：“咱今天多花钱放放河灯吧，也好保佑保佑桂芝。”王满堂连说：“中，中！”

这七月十五是民间早就传说和约定的“鬼节”。当地的民俗是在那天晚上，到大河里放上好多好多用木板或秫秸制作并放上蜡烛点燃的灯。

王满堂带上了许多钱，到镇里找各个大户串通，又请当地的名人、阔佬主持。往年这事儿谁来主办也并不十分清楚，边打听边找，总算把这事儿弄得差不多了。没等主持人操办，他还主动亲自到僧庙寺院花钱拜请和尚、道士念经，又到鼓乐班请了吹鼓手。为闺女出多大力他都干，花多少钱他都认。原指望闺女出嫁他能得到安稳，却得到这样的不安稳。办这事儿，一为保佑闺女，二为自己也多多少少能够心里有些安稳。

七月十五这天晚上，王满堂陪着老伴坐着本家兄弟赶着的马车到镇里来了。这黑石镇上，挥发河边，又是男男女女，青青壮壮，老老少少，扑奔聚来，缕缕行行，熙熙攘攘。虽是阳间悲痛的日子，八成是为了迎合阴间的节日，场面竟是热闹非凡，悲里还带上了那么一点点喜庆，时不时的还传出了孩子们的笑声。

时辰一到，鼓乐齐鸣，大喇叭声高调悲，一阵阵，一声声，声声能催人落泪。一排排的道士、和尚念佛、颂经声调长长短短，低低高高，虚虚渺渺，听起来真使人感到恍恍惚惚。

可是，当在大船上、大河边放起河灯时，仿佛在恍惚中把人们惊醒，人们都转着眼睛四处观看，远处观望。有的一排排，有的错落。这处星星点点，好像和夜空的星星连成一片；百盏，千盏，盏盏河灯在满河里随风飘荡、漂荡……桂芝的爹娘啊，叮望着满河上下漂着的河灯，望着、望着，望得眼前就模糊了，一行行的老泪就流了出来，流到了脸上、身上。桂芝娘还在心里一遍遍念道：佛祖啊、神仙啊，保佑俺桂芝在阴间平平安安吧！

桂芝从此真的能平安吗？

三

桂芝和贵仁在阴间能不能平安，他王满

堂推测不到。他自己能不能平安，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世态的变动，他慢慢察觉到了。转眼夏到秋，秋天是收获季节，也给人们带来了好消息：这里解放了，共产党让老百姓当家做主了。从此他王满堂的日子便一天天不好过了。

1947年冬天，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当地开展起来了。王满堂自然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农历腊月初八的一个下午，各村屯的地主们都被拉到镇上来批斗。批斗的会场设在镇里小学校的操场上，用木竿、木板和苇席搭起了斗争台。地主们被民兵和农会人员拉上台了，命他们一字排开站在那里。这时的王满堂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竟是猫着腰、低着头、眯着眼、全身发抖地站在那里，立时台下围满的人群中就高喊出“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声，这声音震天动地，吓得那寒冷的北风也只得悄悄地刮过去，冬天的寒冷也被那被压迫多年，身上能冒一团团火气的农民所驱散，会场里到处都是一片沸腾。

正在人们挥拳呐喊中，一个包着头的年轻女人快步跑上了斗争台，站到王满堂面前高喊一声：“爹！”

王满堂抬起头，睁起眼，立时“啊”的一声坐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地叨念：“我有罪，我有罪……”

这时民兵们赶忙上前拉扯来人，正在来人晃着胳膊挣扎时，又跑上台来一个小伙子使劲拉扯着把来人拉下台去。唯恐再让人拉走似的。女的急切地说，咱不能走，咋也得想法知道终究咋处置，还有家里咋样了。男的说，那就上农会打听吧。打听的结果：农会人说，那家挺开明，已经净身出户了，一个老太太到儿子家去了，这老地主先斗斗吧。问到能不能被镇压时，农会人笑了，镇压啥，也没有人命。这时男的就想：还没有人命呢，差一点把两条人命送到阴曹地府去。

莫非这两个人真就是桂芝和贵仁吗？正是！这事儿，说奇怪也奇怪，分明是安排了几个人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啊，找到的只是冲到河边的一个小包啊！这人怎么又突然出现了呢？说不奇怪也不奇怪，原本贵仁水性就好，这点河水根本没事儿。

真的没事儿。那天跳到河里时，先是用一只手拖着桂芝，在水里人会变轻，拖得动；另一只手划着水游泳，后来时间长了却抓住了一根支船的木杆，这下轻快多了。于是顺着水便漂游下去，也不知跟着河水拐了多少弯，最终看到了道路和村庄，便把桂芝拖上了岸，拖到

河边干爽处歇息。这回桂芝没有灌到肚里水，虽然把手里的布包丢河里了，一只手还是紧紧地抓着贵仁，所以上岸还能活动，但是，就在歇着的时候，她望着河水，突然就哇哇地哭起来了。这时贵仁忙把她抱在怀里，连连说，不哭，不哭！别怕，别怕！这不好好的嘛。然后他们就又找个僻静处呆着、在阳光下晒着，贵仁伸手摸衣服兜，兜里的一些纸钱还在，就拿出来晾晒。等身上的衣服都晒干了，贵仁就说，咱们到前边村子找点吃的吧。

到了村里一看，这村子也不小，虽然不知道叫啥村，可知道这里可能不归他们原来的镇子管了。走到村口一家院子边，上前去问：大娘，这儿有卖吃的地方吗？老太太瞅瞅他俩说，哪有啊，你们这是从哪来呀？贵仁忙答说，我们家那发大水了，把我们的房子、东西都冲跑了，那里也没啥亲戚了，我俩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来。这时的桂芝有点憋不住笑，心想：好你个张贵仁哪，啥时候学会撒谎了呢。老太太听了贵仁的话就说，哎哟，看你们小两口也怪不容易的，等着啊，我给你们拿两个大饼子吃吧。桂芝忙说，那可谢谢大娘了！老太太说，不用谢，出门在外也不容易，要不上屋里来吃吧。吃过大饼子就咸菜，老太太又给端来两碗水。这时老太太又问：那你们往后打算咋办呢？贵仁说，俺想找个扛活或者打短工的地方。老太太问：那干庄稼活你行吗？桂芝忙说，他在我那还是个好打头的呢。老太太说，那好，那好，帮你上刘财主家问问吧。这真是天下好心人多，他俩大难不死，还遇到大贵人。

到了刘财主那儿，一看贵仁长相挺老实、憨厚，又膀大腰圆的，立马就同意让他干短工，明天就下地干活，工钱十天一结算。刘财主看一眼桂芝，就说，那你媳妇……桂芝就忙着说，大爷我给你家干零活吧，不要工钱，给口饭吃就行。刘财主想了想说，那也行，我家厢房还有间空屋，你们可以住这儿，可那铺盖呢？贵仁说，我们自己买，自己做吧。刘财主说，那好，我领你们看看屋子，打扫打扫，然后上村中间十字街东那有个店铺，买布、棉花、针线都有。去看了屋里有现成的炕，大夏天的不怎么烧也行，简单打扫一下，就忙着去买东西。

两人忙乎着，赶天黑时，就真简单地缝制起被褥了，这对到这里才让老太太和刘财主封的小两口，没用什么明媒正娶，也没行什么结婚仪式，真就过起了日子。看来桂芝家选的六

月初六好日子真算对了。这六六大顺，顺得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晚上，经过河里折腾，岸上忙乎，是都有些乏累。这时贵仁就说，咱早点睡吧，好缓缓劲。说完真的很快都睡着了。由于劳累、乏困，睡着以后也不知做没做什么好梦。第二天早上起来后，都觉得身子骨已经缓过来许多。贵仁跟着雇工们下地干活，桂芝也没闲着，在家找活干。虽然都忙乎了一天，可也算都舒展了筋骨。又到了晚上，可不像头天那样睡得快了，倒好像是在体育赛跑前做了准备活动，身子都感到轻松了，再不就是有什么事支的，反正都开始想事儿了，想什么事呢？还不是想办那个事儿，于是想着想着就想到一块去了，搂着抱着就发起了疯……

贵仁和桂芝在这家干活儿，虽然劳累点，可是东家刘财主也不像早年那些地主老财那么凶，左邻右舍及一起干活的人们也都很友好，所以，日子过得也很舒心。一直干到刘财主也被批斗，农会也没赶他们搬走，就在这里自己起火过日子，但是不干活也就没了进饷。贵仁一想往后天长日久也终究不是个办法。当贵仁打听到去大山里伐木赚钱多，也就活了心，跟桂芝一商量，桂芝就说，俺不怕这怕那的，只要跟着你，上哪儿去都行。于是二人临上山前就想回去探听爹娘情况，可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也少了一份想念，便赶忙收拾起来，准备上大山里去了。

过完了年，又过了正月十五，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路上用的吃食，还揣着这里一起扛活大哥给那里熟人写的信，沿着早已打听好的过往拉运木材的山道，就向大山里走去

了。要去的，据说是叫大兴沟的伐木场。一路上走走歇歇，边走边看，越走越越是看到山里的大树密密麻麻的，还看到有些飞鸟、野兔飞来蹦去的。走了一头午，坐在路边一棵倒木上吃了点东西后，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到了人声和响动。当走到一伙人在抬大木头往一起堆码的地方时，立时就有些人围上来了，特别有的人还专门盯着桂芝看。八成是这个跑腿窝棚的地方，见了年轻的小媳妇好像见了多么稀罕物似的。

一个四十来岁，穿着翻皮羊皮袄看样子像个管事的人拦住他们问：“你们背包掠伞的这是上哪去呀？”

贵仁从兜里掏出信交给他，说：“就到这儿，来干活的。”

那人瞭一眼信，又说：“啊，那你赶马套子行吗？”

“我就是赶马车的老板子。”贵仁答道。

“哟，那抬大木头呢？”

“俺身上有劲儿，试试看吧。”

那人又说：“那可试不得！”

这时围来的一些人就齐声说：“把头，收下吧，收下吧！你看……”也不知是说看那小伙子行，还是小媳妇可以。

这把头站着看着大伙儿，还没说出行字。

这时桂芝有些急了，忙上前对把头说：

“大哥你行行好，就收下吧，他啥都能干。”

这时把头扭脸一看桂芝，扑哧一声，笑了：“好，妹子呀，就冲着你。”看到有六个人正要抬木头时，又对贵仁说：“来，抬一下试试。”

走到抬木头那儿，也就是抬那已锯成三四米长的圆木。把头把信递给抬头扛的人说：“看看引荐人写给你的，收了，就冲着你啊。”

那人上前打量一下贵仁，就让他抬后扛，还说：“抬时挺住腰，扎稳脚步。”

贵仁虽然没抬过木头，可身上有劲，一咬牙就抬上了六个人抬起的圆木时，那震荡山野的“号子”声就在大山里向满山遍野喊出来啦。

“迈开步啊，嘿哟！向前走啊！嘿哟！”

“嘿哟！嘿哟……”

“猛抓住呀，嘿哟！大姑娘手啊！嘿哟！”

当抬到快要到木垛时，那抬头扛的又喊：

“停下来哟！停下来哟！嘿哟！”

在“嘿哟”声中，六个人都跟着把圆木放地下，停住了。那抬头扛的人明白，跟没抬过的人抬上了垛，弄不好，一出事儿，那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这时把头过来说：“那原先的人来抬吧，那你……明天就赶马拉套子吧。”

把头又转过身和桂芝说：“妹子呀，伙房现在缺个人，你帮着做饭行不？工钱吧，比抬木头的少，嘿嘿……也许不少。”

当得到桂芝同意后，把头就领着贵仁和桂芝去安排住处。这里住的工棚，都是些木刻楞房子，也就是横竖用木垒起来的房子。把头住的那间屋子挺大，他就命人在中间用木头间隔起来，又钉了一个小门，让贵仁两口子在小门里间住。屋里烧的是大铁炉子，也不算太冷。

这以后，贵仁就天天上山牵马拉套子，桂芝就在伙房里帮着伙夫老大爷做饭、做菜，午间也跟着上山送饭。这时，桂芝头戴着一顶

狗皮帽子，腰间扎着一条布带子，打扮得像个小伙子，这老伙夫有杆打围土猎枪，每天送饭时，背在肩上，遇着野鸡、野兔什么的举枪就打，常打回来几只，这桂芝也跟着学着，练着，慢慢的就自己也能打着点啥。有一天预备好了晚饭，天还早，老伙夫就领着桂芝到近处去打，桂芝还真打住了一只野兔，桂芝手提着兔子，跟老伙夫往回走，早收工的一些人围过来看，老伙夫就指着桂芝说：“看到没有，她自己打的！”

大伙儿就呀的一声说：“真的啊！”

桂芝把头向上一扬，说：“不真的还假的啊！”

这时，也不是这山里野兔子多，还是碰了个凑巧，还真有一只野兔蹦过来了，桂芝搭眼一瞄，举起枪，只听砰的一声，还真把那只兔子打住了。

好家伙，围看的人们哪，“呀！呀！呀！”直叫，“了不得！了不得！”

桂芝能打枪，在这里算是露了脸儿，出了名了。

有那么一天上午，工人们都上山去了，把头在他这屋顺着隔墙缝向桂芝那屋偷偷一瞅，看见桂芝一个人在屋里，就悄悄地推开小门进屋里了，眼睛直勾勾、喜眯眯地说：“哟，妹子呀，在这够苦的吧！”说着上前就去拉桂芝胳膊。

桂芝回头一看，猛地一甩袖子，拔腿跑出去，待把头赶过来时，桂芝早已跑到了伙房，拿起了老伙夫的猎枪跑回来，对着把头举了起来。

这把头一看事儿不好，忙举起一只手摆晃着：“别介！别介！往后再不招惹你行了吧？”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打这以后，把头那“哟啊，妹子呀”的声音真就没多少了。

就这样，贵仁和桂芝在这里站住了脚，待到春天过去，夏天来到时，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也站稳了脚，这里发生了变化，把头下山了，接着是政府派人接管了山场，转年建国后，这里更发生了大变化，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于1950年正式建起了国营林场。紧接着来的人越来越多，拖家带口的有了，年轻的姑娘、媳妇、小伙儿都有了，还派来了技术员和老场长。这里的房子也不断修盖起大坯的、板夹泥的盖得一排排的。贵仁和桂芝也从木刻楞房搬进了大坯房，两人也都成了林场工人。

贵仁通过多年锻炼已成了采伐生产的好

把式，当上了采伐队长；桂芝干活勤快，又能张罗，也当上了妇女队长。一晃十来年间，日子过得很是舒心，美中不足的是：桂芝也不是因为跳河受凉做了病，还是怎么的，十来年没有生育。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感情十分深厚，对这事儿也不十分在意。

到了一九六零年，全国人民都处于困难时期。在困难中桂芝却惹出了麻烦。那时候，粮食缺少，很多家的人都吃不饱，都在挨饿呀，干起活来，浑身也没劲。实在没有办法了，桂芝就偷偷的起早贪黑到山边刨地种上了苞米、黄豆，眼瞅着小苗一天天长起，心里总算有了希望，可是不久希望就破灭了。有的人说工人怎么能私自刨地种呢，干部们也说这不行！把贵仁急得愁眉苦脸，满屋里打转转，心想这事儿八成不行。桂芝火冒三丈认准一个理儿，又心直口快，不肯服输。于是就到处逢人便吵嚷：“谁说不行，多打粮，多生产，不是好事儿吗，咋就不行？”

于是就惹出了大麻烦，连着几天干部们就组织工人小会批评，大会批判，什么毁林开荒呀，走资本主道路呀，大帽子就压下来了。这时气得桂芝拿起镰刀，上小块地里哗哗的就把庄稼苗砍倒一大片。这是啥态度呢，干部们又要组织批判。

这时老场长却说：“行了，再批不还是那点事儿，我找她批评批评吧。”

干部们就说：“一个地主子女，还反了。”

老场长说：“就是地主也得吃饭哪，算了吧。”那时老场长的话还真管用，这事儿也算算了。

等消停以后，有一天，老场长把桂芝找到场部来了。

老场长挺和蔼地对桂芝说：“桂芝呀，照理说呢，种地多打粮食，吃饱了饭，还能保障咱林业生产，也是个好事儿啊。”

桂芝说：“俺就认这个理儿。”

老场长接着说：“要是反过来说呢，如果大家都去忙着种小块地，那不乱套了吗，林业生产能搞好吗？”

桂芝听到这里就连连点头。

这时老场长也点下头，就说：“这么的吧，这些天呢，我琢磨个事儿，我看你肯出力，有文化，又能组织妇女，就让董技术员指导着，你带领妇女为咱场建个苗圃吧，咱不能光砍树不栽树啊，你看行不？”

打这以后，桂芝还真的领着妇女们把苗圃建起来了，她起早贪黑的，一心朴实地把在了

苗圃地里，一干就是三年，眼看着她们栽培的小红松树苗栽上了一片片采伐过的林地里，别提她心里有多高兴了，简直就想跳起来、扭起来。

紧接着，她又同董技术员一起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不单是用树种植树苗了，还搞起了选优良树种，搞采穗呀、嫁接呀、定株啊等等新技术，这又花去了她二年多心血和劳作工夫，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

这场文化大革命，在这里首先就把老场长揪出来，打成了走资派，不断的一场场批呀，斗啊，还戴了高帽，剃了鬼头。

这时的桂芝心里实在是弄明白了，老场长到底有什么错呢？在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造反派们居然把老场长主张搞的苗圃也说成是一大罪状。桂芝站在会场里，暗暗地想：这用去她和姐妹们五六年心血和劳累的苗圃咋还成了罪呢？她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当人们上纲上线地批判老场长，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就不顾一切地攥着拳头冲到前边，高声地喊：

“老场长搞苗圃种树苗有啥罪呀？”

主持批判会的造反派头头就火了：“呀哈！你这个地主崽子还要反吗？你这个保皇派！啥罪？只搞生产，不搞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大罪！你以为你整那树苗还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上山看看去，死了多少了？他妈的，还新技术，纯粹是四旧。告诉你，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明天就把它推了，你个保皇派，打倒保皇派！”

随着这一声喊，另两个造反派就上前抓住桂芝的胳膊，往下按头，下边又是一片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呼喊声。

第二天造反派真的指挥着用推土机去推苗圃地了，不少人都去围着看，刚推不远桂芝就双手扒开人群，跑到推土机前，趴在了苗圃地里，两手紧紧抓着树苗。推土机停下了，造反派上前把她生拉硬拽地拖到苗圃地边上。刚一松开手，忽的一下桂芝又跑过去跌到苗圃地里。这回又有好几个人上去拖起她，一直把她拖到小学校去批斗。

这以后，就哩哩啦啦、隔三差五地把桂芝拉去和“走资派”、“坏分子”们一起批斗。转过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大地有些开化了。这时候，冬天采伐完了，春天植树还没开始，人们没什么可干了，都忙着搞革命也不怎么搞生产了。有一天早上，在没被斗又没什么事儿时，桂芝就悄悄地到场区外南山坡去了，她是想看看去年栽的树苗咋样了。走着看

着，她冷不丁地察觉出这里有问题了，这树苗都咋的呢？怎么都像被人拔出来似的，上面还有些浮土。她走来走去再细看，有许多树苗都这样了，她真弄不明白咋回事儿，这时她用双手拔一下树苗，还真的有些松动，再使劲恐怕真能拔出来。正在她伸手拔树苗时，早有监视她的造反派跑到她跟前了，那人看看这棵树苗，又看看别的，就不容分说地拉桂芝往场部拖。

到了场部，有几个人把桂芝拽到一边，那人附耳小声向头头说，不好了，有阶级斗争新动向了，去年的树苗被拔了。头头问：多少？那人说，挺多，一大片。头头又问：她干的？那人点点头。

“马上广播通知开批斗大会！”头头一发话，几个人就把桂芝往学校拉。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当众宣布：“现在咱场出了现行反革命了！”

会场里立时发出了“打倒反革命”的呼喊声。不管人们怎样穷追猛斗，桂芝就是脑袋拨弄八个劲的不认！到了晌午，只好宣布明天接着斗。造反派骨干们又留下来研究对策。

第二天下午开的批斗会，增加了不少声势：会场屋里墙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标语，在“打倒现行反革命”的标语上还画上了红红的大叉；又给桂芝脖子上挂了写着“现行反革命”的大木牌子，揪着桂芝的人里，还有两个持枪的民兵。

造反派头头手指着桂芝，开口就问：“怎么样？承认不承认？”

桂芝抬起头，瞪着眼，咬一下牙，说：“没干我承认啥！”

这时董技术员胆胆怯怯地说：“不是……不是拔的，是……是拔冻害。原来树根长的不好，冻土把树苗顶起来了。”

“什么害？”头头摆出很严厉的架势，又说：“我看你是害！你们一伙的吧？”

“不，不是。”董技术员说完就老实地站在那里，再也不吱声了。

接着，积极的群众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追问，又拿出文革以来什么“保皇呀”，在苗圃地阻挡革命行动啊，等等事由，反复批斗，没完没了。

这时站在下面的张贵仁，实在是忍不住了，老实人又来了火爆脾气，猛地蹿到前边，指着造反派头头说：“你们还硬逼啥呀！她能干那事儿吗？”

“啊，不是她，谁干的？你干的？”造反

派头头接着又说：“天快黑了，明天接着斗。我就不信！不承认，再不承认，就关起来，黑天白天轮着斗，你再也不承认就把你送大牢去，我看你还敢不承认！”

散会后，桂芝和贵仁回到家里。贵仁说，吃点东西吧。桂芝说，你吃吧，俺不饿。贵仁也勉强吃了一个干粮。吃完走到桂芝跟前说：“别怕，别怕，俺就不信他们还能咋的，躺下歇着吧。”

桂芝拿出枕头，也没拿被，上炕躺下了。贵仁也没拿被，穿着衣服就躺下了。两人躺着却睡不着，一个劲地翻过来掉过去。过了好长时间，贵仁坐起来瞅瞅，桂芝眼睛直直地盯着棚顶，也不知是在想啥。又过一段时间，再看，还是那样。

大约到半夜了，桂芝还是在想。想什么呢，她想：娘过世时她正在大山里给人家做饭，她不知道，也没去见一面。见到爹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爹已很老了，这几年咋就没再去看看呢，真后悔呀。她又想，真到了大牢里该咋样呢？能给上刑吗？还得让他们逼死，不就是死吗，死也不能死在那里。

过了后半夜，贵仁坐起来说：“快睡吧。”这时桂芝也坐了起来。猛地紧紧地攥住贵仁的双手说：“听天由命吧，看来俺就这命儿了，你快睡吧，俺想吃点东西。”

王桂芝走到厨房，拿了两个馒头，想了想，又拿了一个好几天没舍得吃的咸鸡蛋。走到屋里刚咬一口馒头，猛地想起了一件重要事儿，嘴里念叨着：哎呀，吃饭还没“敬视”呢。于是望望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恭恭敬敬地跪到毛主席像前，举起攥着的双手，低声地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慢慢地吃完饭，她才上了炕，躺一会儿，坐起来；又躺一会儿，又坐起来，她啥时候睡的，她到底睡没睡，在她身边已经睡着的张贵仁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贵仁在炕上睁开眼向窗户看时，已经是白天了。转脸再一看，桂芝没在身边，于是急忙穿好衣服在屋里屋外找，没找到，又急忙跑出院外，高声喊：“桂芝啊！”又边喊边找，找了一趟街，没有。又到场区外周围去找，还是没有。这时有些人听到喊声了，也都跑过来帮着找，仍然没有找到。贵仁这才又向南山坡栽树苗那儿找去，贵仁看见山坡边上那棵歪脖子大树，他心里咯噔一下，赶忙向大树跑去，跑到近前，他猛地站下了，看到了，看到的是：桂芝直挺挺地挂在树上。在声声“桂

芝呀”的哭喊声中他来到了桂芝脚下，他伸出双手去摸，那桂芝一动不动，身已僵硬。贵仁收回手就拼命往树上爬，就好像爬上去，就能像当年救桂芝出水一样能把桂芝救活，贵仁就拼命地爬呀爬。这棵树并不太高，但有一根很粗的树杈向外伸展着。贵仁终于爬上了树杈，用两条腿死死地夹住树杈，一手扶着树，一手使劲地提挂着桂芝的绳子，提上来后，两腿再夹紧，另一只手就把桂芝拉到树杈上，于是双手紧抱住桂芝和树杈，好一会儿没动，树

底围上来的人就喊：“抱住，别动，别动！”这时下边已有人向树上爬，但是，还没等爬到时，就听到贵仁哭喊着：“真是命啊！”随着喊声，桂芝和贵仁就双双掉到地下，躺倒在地。

这时，高高的天空，正挂着一颗金灿灿的太阳。太阳的光芒能照给万物温暖，也一定能照出人间的好命运。

（责任编辑 徐文）

为《命运》加油

——为这个小故事给读者道个歉

● 姚宏宇

首先感谢读者朋友们这么有耐心读完这个不太愉悦，甚至会让你痛上一会儿的小说话题。这也是一个父辈们讲起来最让我惊讶并转为麻木的话题，却在冥冥中总是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能够忘却或傻傻地不去思考是我们当下多么渴望的理想状态呢，可我不但做不到还残忍地把那么多事实说给你们听，请读者们原谅我那么讨厌吧。也不要小看我这么简单的碎碎叨叨的说话能力也不多了。

传说中的末日前些天躲过去了，其实还是谁也躲不过去，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地在临近。如同我所讲述《命运》这个很古老的话题，像一条无根的藤从高山上悬下来，拴着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信男信女在三拜九叩中飘摇，到头来还是身不由己。那会儿掌握自己的命运难，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更难。原本美好的爱情会被封建礼教掐得脸色铁青，能呼吸一口就是无憾的人生至极享乐；没掐死的确都后怕，自己掐一把说：我竟然还在，这就是命运吗？社会浩劫催生出无数的潜规则，我们知道之所以叫规则就如同王八的屁股一样让我们这种级别的主人望而生畏。话说多了……

我老家在吉林一个叫黑石的小镇，那里的山河、风土、人情总在我的眼前晃动，其实，我都没去过。我的爷爷是个被命运玩弄成的坏人，我的父亲是一个狡猾的赤脚医生和一个曾经伟大过的作家，之所以狡猾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在那些浩劫中有文化地活着，甚至还可以写作。他很自豪地给我讲述过他如何狡猾地活到今天，好像我今天也该学习他那样躲过那些未来不可预期的人祸，我也暗自庆幸过，如果不是那些狡猾的护佑，我今天又如何能混进人类的队伍里阴险地给大家讲恐怖故事呢，又说多了……

我的女主人公为追求所谓的爱情曾死里逃生，本该有个完美的结局了吧，可事实却往往没那么简单（后话得留给你自己看）。别说命运的好坏了，造化弄人啊！今天我一看看到年轻人可以在酒吧或者咖啡厅里谈个小恋爱，或者逛个公园看个电影；又或者蹦个迪就牵手拥抱了，网上聊着就把婚结了，我都替他们美好地快窒息了。但是还得说句对不起，我把这个不太时尚的故事送给你们吧！幸福的一对对，看看我们该珍惜什么，远离什么。

创作谈